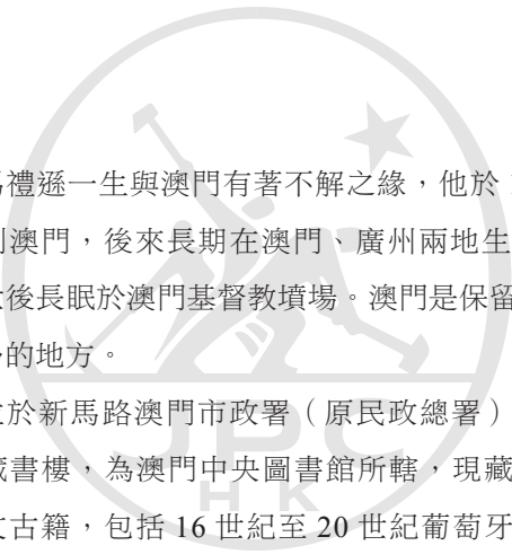


遺跡尋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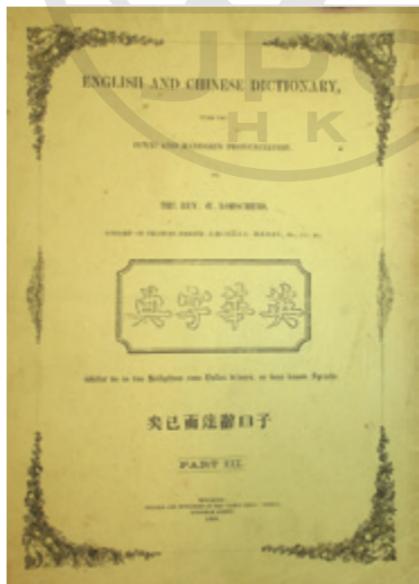


馬禮遜一生與澳門有著不解之緣，他於 1807 年首先來到澳門，後來長期在澳門、廣州兩地生活，1834 年去世後長眠於澳門基督教墳場。澳門是保留馬禮遜遺跡最多的地方。

位於新馬路澳門市政署（原民政總署）二樓的議事亭藏書樓，為澳門中央圖書館所轄，現藏有兩萬多冊西文古籍，包括 16 世紀至 20 世紀葡萄牙在遠東的歷史文獻、前葡屬各海外領地的法令文獻等。該藏書樓收藏了馬禮遜編寫、東印度公司澳門印刷所印刷出版的兩本書。一本是《中國大觀》，1817 年印刷出版。這是馬禮遜在編寫《華英字典》時，原想將一些解釋專有名詞的短文附於字典後，但受篇幅所限，因此將這些短文集結成書另行出版，主要介紹中國歷史、地理、政治、宗教和風俗習慣等內容。另一本是一套三冊《華英字典》的第三冊《英華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中國大觀》封面



《華英字典》第三冊《英華字典》封面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 Part the third, English and Chinese), 1822 年印刷出版。

馬禮遜來華後翻譯、撰述、編輯、出版了 15 種中文與 24 種英文書籍期刊。在澳門大學圖書館的電子資源中，可以查詢到馬禮遜的大部分英文著作。澳門聖公會負責馬禮遜教堂及墓地的保管和日常維護，收集了不少與馬禮遜相關的書籍和研究資料。

澳門的郵票設計很有特色，尤其是回歸祖國以來，本地設計師作為郵票設計主力，精心設計了大量反映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民俗、風情、澳門地方特色以及東西方文化薈萃等題材的內容，從內容選題到裝幀設計再到印刷製作，都較好體現了中西融合、兼收並蓄的特點。

2007 年 9 月 28 日，澳門郵政局（現名澳門郵電局）發行了馬禮遜來華二百周年紀念郵票，該郵票的資料單張文本由香港基督教文化學會會長李志剛牧師和吳志良博士共同撰寫。

對歷史文獻中涉及馬禮遜在澳門生活與活動場景的探索，也令人饒有興趣。比如，馬禮遜在 1814 年 7 月 16 日的日誌中提到，這一天，“在遠離人們的視線之外，海邊一座孤立山脚下的一股泉水旁，我以聖父、聖子、聖靈的名義為蔡軻施洗”。蔡軻，即蔡高，香山人，兄長蔡軒，弟蔡運，均為早期參加馬禮遜家庭聚會的華人。馬禮遜為蔡軻施洗的地點現在在澳門何處，引

080



馬禮遜來華二百周年紀念郵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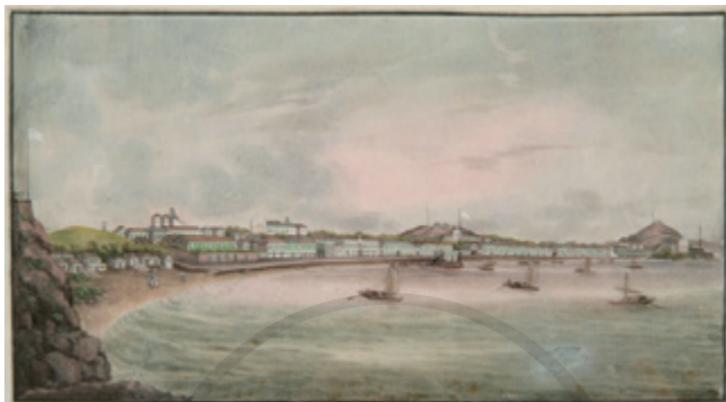
馬禮遜來華二百周年郵戳

起許多學者的興趣。有人認為當日英國人活動的地點多在大三巴教堂前大三巴街一帶的長樓，今日賈梅士公園環境最為僻靜，又是市郊外圍，少為葡人所到，內有清泉從高流下，故以賈梅士公園可能性大。也有人認為這個人們注意不到的海邊山脚下的一股清泉旁邊，按當年馬禮遜在澳門的活動空間推斷，很可能是今天阿婆井的所在地。更多人則認為當是在東望洋山麓二龍喉溪泉處。東望洋山腳原有山泉分別名為大龍喉、二龍喉、小龍喉，皆為昔日澳中名泉，水清而冽，尤以二龍喉水為最，故汲飲者，多爭趨之，但現已枯竭。張祝齡牧師認為，施洗處應在澳門東望洋海濱幽靜的小山。《蔡高先生傳略》中提到，蔡高洗禮在“澳門東望洋山清泉滔滔之處”，王文達先生考證為二龍喉（參見王文達：《澳門掌故》，第 148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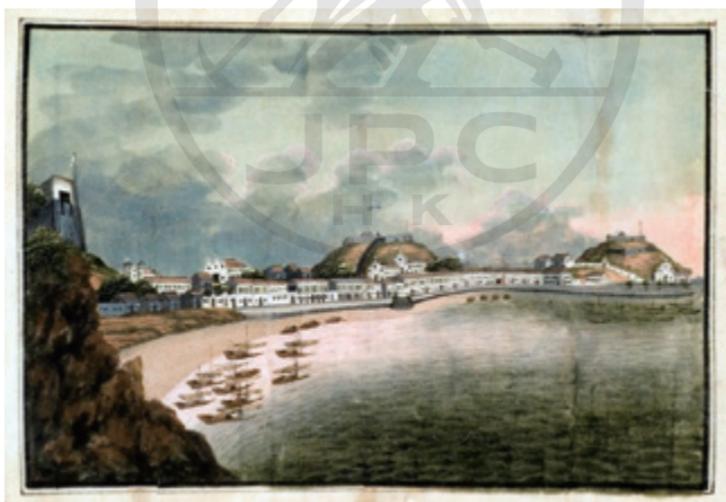
再如，通過《馬禮遜回憶錄》及相關文獻中的描述，我們可以勾勒還原出兩百年前他在澳門活動的空間和場景。香港開埠前一段時期，英國等西方各類來華人員只能在澳門暫居，再尋找合適機會轉入中國內地。當時，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澳門的辦公居住地點有兩處。

一處在南灣沿岸，即“十六柱”附近。1772 年 7 月，英國東印度公司與澳門富商高士德（António Jose da Costa）達成協議，租用他南灣的大宅院和位於風順堂街的十六柱商館，租期三年，年租金 450 西班牙元。

082



澳門南灣



南灣風光

風順堂對面從現在的“公教福利社”社址，至龍嵩街十六柱（現慈幼中學）止，都屬其舊址範圍。18世紀中至19世紀中，整條南灣街建滿歐陸式的建築，分佈了英國以及荷蘭、瑞典、丹麥和法國等對華貿易公司駐澳門辦事處，成為一條歐洲商業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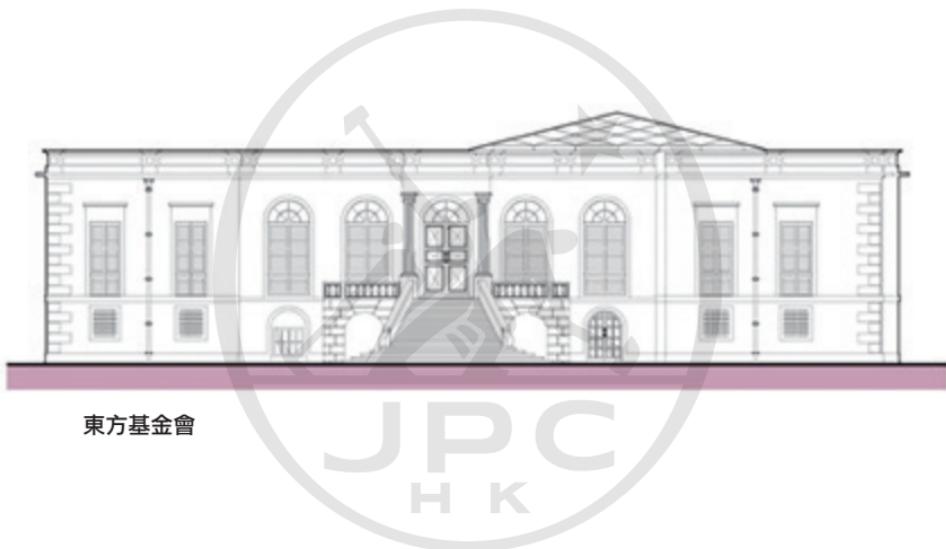
另一處位於現在白鵠巢公園的東方基金會會址。這座兩層半建築物花園宅第，原為葡國皇室貴族、財政顧問、澳門保險之家創始人之一的巨富俾利喇（Manuel Pereira）的別墅，1770年建成，1780年俾利喇將之租與英國東印度公司。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英國人還將該處作為收集當地植物的地方，從中國選了上千株植物種在那裏，然後將這些植物轉運至英國倫敦西郊丘鎮（Kew）的植物園。英國兩使臣馬戛爾尼、阿美士德先後來華，在澳門期間也都下榻於此。

《馬禮遜回憶錄》中曾描寫道，1808年10月，馬禮遜因為廣州事件，不得不回到澳門，在一個月光如水的夜晚，他由兩個中國助手陪伴，第一次走到澳門的鄉間田野上。

1821年6月，馬禮遜在寫給岳父岳母的信中說，“我們在澳門海邊的房子前面有一塊空地，每天晚上我們全家一起在海灘散步”。

馬禮遜晚年閒暇時，常去住所前一個隱蔽的平台，平台外是荒山環繞的澳門灣（Bay of Macao），在這裏

084



東方基金會

JPC
H K

通常全家人陪著他，年幼的孩子坐在他的膝上，或在草地上鋪蓆坐著。1834 年 2 月初，馬禮遜再一次回到澳門，住進以前住所隔壁的一所大房子。他在隨後的日誌中寫道：“從這所房子裏，我眺望對我們特別的景色。不是大家都熟悉的廣場，也不是沙灘——而是高高的西望洋山。”“今天晚上我朝主教路（bishop's Walk）方向散步，但是只走到西望洋山（Paiva）。”再後來，他的身體已經愈發衰弱，以至於到了晚上需要叫人把他抬上西望洋山山頂，他在那裏呼吸著清新的空氣，思念遠方的家人。

從上述這些記載中，結合當時的英國人在澳門的活動空間，以及地形地貌圖並參考有關文獻，大致可以勾勒出馬禮遜在澳門的活動範圍，應是通常居住在南灣一帶，西望洋山脚下，鄰近錢納利所居住的鵝眉街。其活動空間應該以現今納入澳門歷史城區的核心區域為主，閒暇時間會去南灣海邊和主教山上散步，當時人跡稀少的東望洋山脚下也會偶有踏足，不時也會去到白鵠巢公園附近的俾利喇別墅，那裏既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另一處重要居所，更是他的第一任妻子瑪麗的長眠之地。